



第135期·2022年12月

非賣品

心不顛倒 阿彌陀經研讀 (九)

④念佛求往生之人，在臨命終要往生的時候，有了一心不亂，正念分明，就能感應到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面前。就如同《阿彌陀經》中說：「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所以「心不顛倒」，就是見阿彌陀佛與往生到極樂國土的重要因素，那麼要如何在往生時可以保持「心不顛倒」？「心不顛倒」，又是什麼意思呢？

⑤平常我們在念佛的時候，不論是四字的「阿彌陀佛」，還是六字的「南無阿彌陀佛」，如果只是憑藉著我們意念的「念」，而沒有智慧的話，那我們眾生經常是在「顛倒」當

中，也不知道自己是「顛倒」。如果念佛當中，可以有智慧的話，那我們就不是單單只是念佛的名號——持名念佛，而是在念「諸法實相」——實相念佛。而這裡面所謂：有智慧的「念」，這樣的念佛就已經是「心不顛倒」的境界。

⑥所以「心不顛倒」，就是要保持要有智慧的關照，而不單單是用我們凡夫眾生的意念來念佛？

⑦這就好似經論中說的「無分別智」，在修習止、觀的時候，修止就是「定」；修觀就是修「慧」。而最初開始修習的時候，止就是止、觀也只是觀，兩者不能融合在一起。到了超過「未到地定」時，心裡面便能夠「無



地湧金蓮

這些日子，在妙法寺園林裡看到多枚地湧金蓮開花！陽光下，這黃澄澄的大花兒甚有生氣！

它，真像地下湧上來的金蓮，花期甚長的，一年裡可以有三幾個月，讓遊人慢慢地觀賞，當然，今天手機大行其道，少不了也會悠然地、慢慢的擺好鏡頭，拍攝「艷相」。



際此疫情仍在的日子裡，讓我們收拾心情，看看花兒吧。



有分別」，這雖到達了無分別的境界，但是還不能說：「無分別」就是「智」；還要再繼續修「觀慧」。修觀時，得到輕安樂；如此，再向上進步，那就有可能得到「無分別智」。所以如果我們根本都不修「止、觀」的話，是不可能會有「無分別智」的。

④所以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顛倒眾生時，還說求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是這麼容易，就真的更是不能決定在臨終時一定能「心不顛倒」了。那麼，「心不顛倒」在經典當中，又有哪些含意可以多作認識？

⑤在經典中有句叫做「三有顛倒」，就是心裡不起三有顛倒。什麼叫做三有？「三」是指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有」指我們凡夫眾生，都各有種種迷惑顛倒的知見——見惑，以及貪、瞋、痴、慢等煩惱——思惑。三界都有見思惑，不僅是欲界，連上面的色界、無色界，都有這些顛倒的見思惑。這三有顛倒的見思惑，主要的來源在於一個「我執」，因為所有凡夫眾生執著最堅固、不肯放鬆的，就是這個「我」。因為有我執，在三界所見的，就看不清楚，他不知道是假事物，不應該貪求的，要貪求，這就是顛倒！有了這些顛倒，才在這三界之內六道中生死輪迴，這就是「我執」在作祟。不

三有顛倒就是我執破了，沒有了我執才不會顛倒。然而要到斷了「我執」，一定要斷了見思惑。

⑥所以最根本的還是要破除「我」的執著，如此才不會再起煩惱顛倒。

⑦經典中還有一種「不起二見顛倒」，二見指的是不起「生死、涅槃」這兩種見解，我們說不落二邊生死一邊、涅槃也是一邊，這都叫做二見。如果在平常時，沒有得到一心不亂，臨命終的時候，必然會對生死、涅槃這兩者起執著，只要執著一邊都是顛倒，有這種顛倒，也就不能夠往生。前面的三有顛倒是「我執」，這二見顛倒就是「法執」。所以講到最高的境界，平常我們研究教理，講生死、涅槃的時候，分開來研究，實際在念佛用功的時候，不容許我們心裡還有分別。在念佛的時候，如果還要這樣分別，就不是一心，而是二心。二心怎麼會不亂？怎麼會不顛倒？這也就是「法執」。

⑧所以念佛求往生，不只是在臨命終時往生的那一念要「心不顛倒」，其實在平時日常生活當中，身體健康的時候，就要訓練我們自己可以做到「心不顛倒」，這樣才是智慧。這一點，我們平常就要注意，知道自己對這種「我執」與「法執」的減輕，培養止、觀的修持，才是往生的關鍵。



細意觀賞

欣賞花草樹木，除了「霎眼嬌」之外，有些植物是可以讓我們細心地靜靜地看的。而且，我們欣賞這些花草樹木就好像欣賞一個人一樣，要整體地欣賞，欣賞它的好處與長處。

你看妙法寺裡這棵橄欖樹，它的樹幹多好看。如果你是繪畫的，又或者是一位攝影愛好者吧，看到這樣充滿生命力的樹幹，禁不住好好地細意觀賞。



四季蓮花的喻義

上期「妙法通訊」刊登了我們最近在蓮花大殿鑲掛上的四幅蓮花畫，得到畫信眾的熱烈迴響，感激！

這四幅蓮花圖，是顯示了春、夏、秋、冬四季，也同時因為蓮花是我們佛教喜見樂聞的花朵——放在蓮花大殿，饒有意義也！說到「意義」，可讓我們再深入一點看看。我們強調春、夏、秋、冬，也同時想表達一個「生、老、病、死」的人生問題。春天，植物萌芽生長的季節，充滿了生機、生趣，這是人生中的「生」；夏天，充滿陽光，萬物欣欣向榮，至於那個「老」字，我們是可以從一個正能量的角度去理解的。「老」，其實就是一個生長、成長的過程。

至於表示着「病」的秋呢？也同樣地不必從消極去想，人體裡的「病」，是自然現

象，平靜地去對待它，正視它便好了。秋天不也正是一個收穫的季節嗎？——看着這四幅蓮花畫，我們看到夏天的蓮花盛放，看到秋收的豐盛，真有意思。

冬，讓我們聯繫到所謂生命的終結，這也是一個自然的生長過程，正面地正視這過程好了。

四季蓮花，也同時令我們聯想到釋迦牟尼佛的生命歷程。佛祖是在春天出生的；夏天，陽光燦爛，令我們聯繫到佛祖成佛道的過程。到了秋天，是收成季節，是轉法輪的時候了。進入冬季，不是什麼哀哀的「不如歸去」之聲，我們感受到的是釋迦牟尼佛進入一個涅槃境界。

——就是這樣啊，可愛的蓮花四季！



禪詩・禪話



禪，越來越受大眾的歡迎，無論是禪詩、禪畫，還是一些禪修，都令大家欣然接受，當然其中也讓我們明白不少人生道理。

本刊繼《百喻經》解說後，且來看看歷代的一些禪詩，通過一些禪詩的內容，讓我們從中得到啟發。當然，歷代的「禪詩」加起來可曷成千上萬，我們這裡也祇可以選取一些來作介紹，逐期刊登，希望大家歡喜。

滿船明月

千尺絲綸直下垂
一波才動萬波隨
夜靜水寒魚不食
滿船空載月明歸

這首禪詩是唐朝船子和尚寫的。「一波隨動萬波隨」，可以想像到它的廣濶之境。也說明了這是好好的跟隨學習。

此首詩重要點不在乎有沒有魚上釣，釣魚，不過是「借題發揮」的；「夜靜水寒」，四字，教我們深層次地看到那環境。重要的是最後一句話——

「滿船空載月明歸」

你以為沒有收穫嗎？一船的明月清風可是很好很愉悅的收穫呀！這首禪詩教筆者想起蘇東坡那首「赤壁賦」寫的——

「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乃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寒徹骨」

塵勞迴却事非常
緊把繩頭做一場
不是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

這首禪詩是唐代希運法師寫的。我們常看到的那句：「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大抵都是同一首詩，祇是有三兩個字的寫法不同，意思却是一樣。

此詩前兩句是寫修行的刻苦。後兩句便說明問題：如果不經過辛苦，哪會得到好成果呢！——這就好比冬天裡的梅花呀，都是要經受一番清寒的。

這是一首鼓勵詩。

隱

空山寂歷道心生，虛谷迢遙野鳥聲，
禪室從來塵外賞，香臺豈是世中情；
雲間東嶺千尋出，樹裡南湖一片明，
若使巢由知此意，不將薜蘿易簪纓。

此詩為唐代張說寫的。他是大官員，文章也寫得好。

這首禪詩前幾句都是容易理解的。它道達出我們要想有禪心，必須有平靜澄明的心境。他寫「雲間東嶺千尋出，樹裡南湖一片明」，表面雖然是白描景色，但描述的背後仍都是教我們體會那平靜之心境。

倒是最後兩句要有所解說讀者諸君才曉得他說什麼，——這就是寫「典」或一些詞語的「文字障」。

「巢由」是兩個人名，巢父與許由；「薜蘿」指一些隱士的服式（薜荔與女蘿）；「簪纓」則是貴族或者官員的服式。此後兩句即是告訴我們：你如果都心境澄明了，又何須一定要去做隱士呢？

——這使人聯想到一句話：「大隱隱於朝」。

山中流水

山中有流水，借問不知名；
映地為天色，飛空作雨聲；
轉來深澗滿，分出小池平；
恬淡無人見，年年長自清。

這首禪詩作者是唐朝儲光義，是一位進士，文才頗佳。

全詩寫的是山中流水，表面上是白描，寫的是泉水的流動以及它的個性，實際上呢？這是一首借喻詩，借泉水而去道達出佛道的真意。此詩的寫作也像其他詩的寫作方法一樣，前部分是白描，直接的寫景，最後便轉入真正的主題了，你說是起承轉合亦可以。

「恬淡無人見，年年長自清！」這不僅是山中泉水如此，我們的修行不也正好相似嗎？默默地、靜靜地修行，修行是自家事，可不是打鑼打鼓的弄到街知巷聞。



書畫展之後.....

· 陳青楓 ·

上月(十一月份)，筆者終於舉辦了那個「書畫個展」，一切進行暢順，多得各方友好協助。——舉辦個人書畫展覽，很多事情要兼顧也，真是體會到「年事已高，真有點兒力不從心」之感。

但這次收穫頗大，一是體會到「群策群力」，也同時體會到「友誼」兩字的珍貴。

妙法寺修智大法師擔任主禮嘉賓，且還與我等一眾友人晚宴，太多謝了！還有妙法寺義工隊的一群朋友捧場，且購買了我作現場首發式的書本著作——「畫與道」。真的很感激呀！

要感激的方方面面很多，難以一一說上了。不過有一點還是想說的：這次書畫個展，看到參觀者所特別喜歡的某些「作品」，以及與他們交談，知道自己應該怎樣走下去，不足的地方也得到認識了，這是畫展之後要作出的反思。很感謝！



做「實事」

「隨街踱」有個好處，是可以看到一些平日教為人忽略的物事。

如果有長期看「妙法通訊」的，當曉得我曾批評過一些「街頭裝置」，這不是一般的裝置，而是豎立一些講香港歷史的標誌，很有意思的。

可惜，擺設上街頭之後便不再理會了，結果給弄到「污穢辣撻」，有些還被貼上其他廣告紙，如地產、召的士電話之類，我特別拿出「水坑口」那座裝置來「示眾」了。

過了一年半載之後，我重遊舊地，却詫異地看到了一座「煥然一新」的水坑口介紹裝置。這真教筆者感動的，立即拍下來向讀者諸君報喜。

——果然順從民意，真正有行動，真正做點事兒了，不知道是不是新政府、新人事、新作風？

——可喜可賀！



六祖以後的禪宗

· 蔡惠明 ·

（原刊於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九一期《內明》）

慧能大師是中國禪宗的實際開創者。他圓寂時，禪宗的傳播，還只限於南方，因而被稱為「南宗」；北方則一直處於神秀的「北宗」影響之下。當時普寂、神會分別奉神秀、慧能為禪宗六祖，爭執不休。直到開元十八年（七三〇年），神會才越過大庾嶺北上，來到東都洛陽，開始對五祖弘忍秘傳衣鉢一事大肆宣揚。此後，他又去滑台（今河南滑縣東）的大雲寺，與當時很有聲名的北宗代表，山東崇遠禪師公開進行關於南北宗間是非邪正的辯論，指出北宗並非禪宗正統，而是「傳承是傍、法門是漸」。天寶初（七四二年），神會再回洛陽，大播頓門，影響極大。一時普寂之教衰歇，南宗大興。由於神會駐錫在洛陽荷澤寺，所以後人稱他為「荷澤大師」。

胡適很為推崇神會，他和日本學者鈴木大拙先後輯印過「神會和尚遺集」及「神會和尚語錄」，收集了由獨孤沛在滑台辯論會上記下的「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敦煌卷子中保存的「南陽和尚頓教解脫神門直了性壇語」殘卷以及一向流行的「顯宗論」（敦煌卷子中題為「頓悟無生般若頌」）。「神會和尚遺集」是胡適禪宗史研究的力作。在「遺集」自序和卷首「荷澤大師神會傳」中，他反覆說：「『壇經』是神會的傑作」，「主要部份

是神會所作」，「如果不是神會作的，便是神會的弟子採取他的語錄的材料作成的。」胡適甚至認為『壇經』的思想亦即是神會的思想，後世凡言禪，「其實皆本於荷澤」，「『壇經』存在一日，便是神會的思想勢力存在一日」。他一再強調「神會是南宗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總司令，是新禪學的建立者，是『壇經』的作者。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勳之大，影響之深。」這樣，胡適獨創了一種奇特的觀點：否定了『壇經』是法海集記的慧能的語錄，否定了慧能創立新禪學的這段禪宗史。此後，他又在「壇經考之二」、「楞伽宗考」及在北平師範大學講「中國禪學的發展」時力申此說，聲稱慧能期禪宗史是出於神會的「捏造」。胡適這一在禪宗研究方法的失誤，以及「壇經是神會所作」的荒誕結論在一九六九年曾引起一場爭論，爭論的文章大多收入大乘文化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十月出版的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之「六祖壇經研究集」。這場爭論，還延及日本，在當代佛學史和哲學史上，都很有意義，也很有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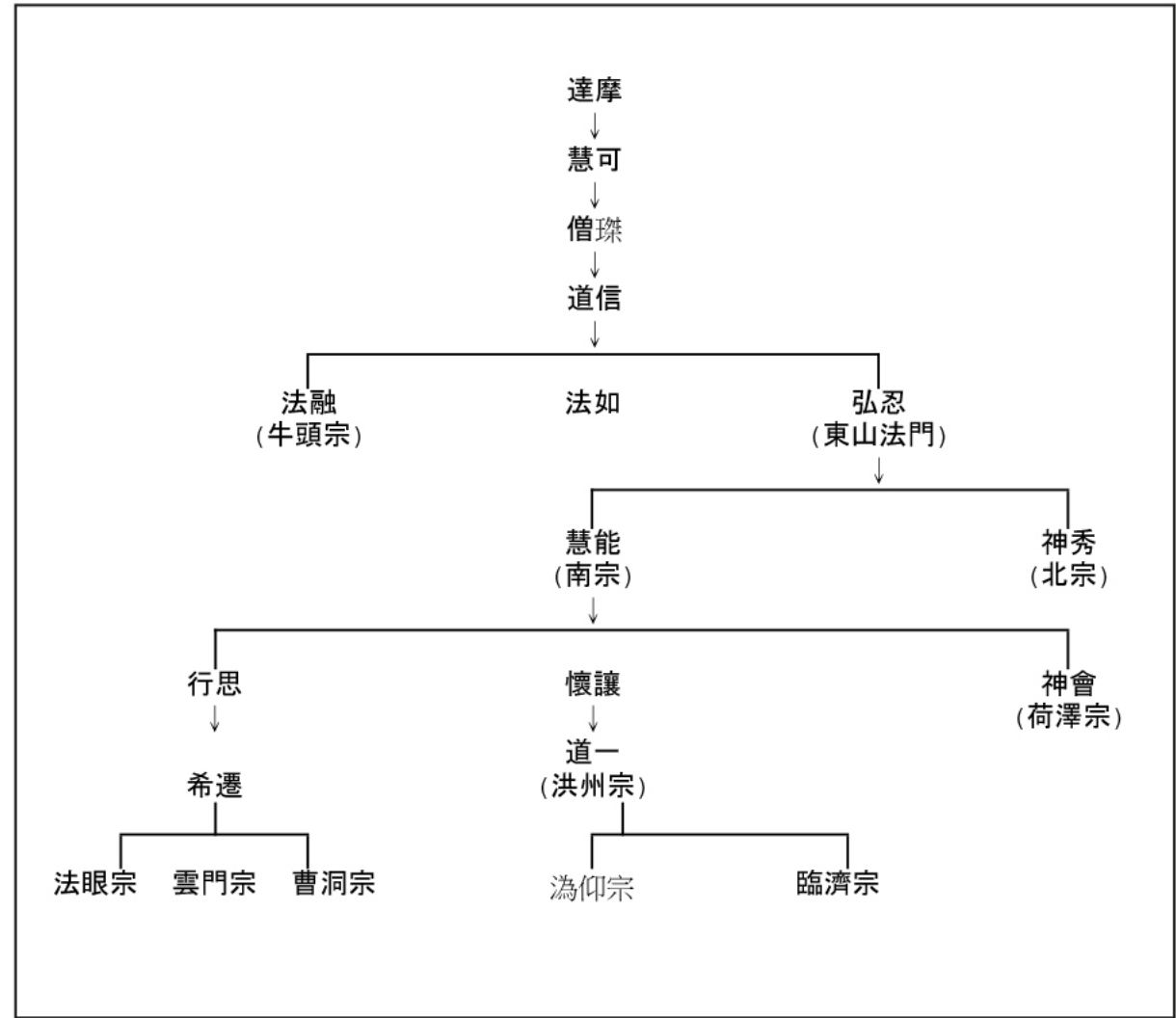
印順老法師嚴正地駁斥了胡適的謬論，他寫道：「胡適說：『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毀滅者，新禪學的建立者，『壇經』的作者——這是我們的神會。』這種革命時期的宣傳標語，與實際距離太遠。而『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偉

大的功勳、永久的影响，『更是吹得離了譜。我想，假定神會讀到他的文章，也會表現得哭笑不得的！」

其實，神會最初是宗「金剛經」的，在宣傳秘授衣鉢、大播頓門後才大力推行『壇經』。他雖在

南宗北伐中建有特殊的功勳，但後來他的門徒並未把他的禪宗思想發揚光大，倒是由華嚴宗的宗密繼承和發揮。在「禪門師資承襲圖」中，荷澤宗單線不傳，起大作用的却是南岳懷讓和青原行思。

在『壇經』付囑品中記載的慧能的十大弟子



是：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並沒有懷讓和行思，這可能是因為：一、當六祖給他十大弟子講「三十六對」時，懷讓和行思還沒有來到曹溪；二、當時他們兩人已經離開曹溪。雖然懷讓、行思不在「十大弟子」之列，可是在禪宗的發展史上，他們兩人的影响却是很大的。正是在他們兩人的系統下，才形成禪宗世系的「五家」。近代史學家湯用彤所作

「禪門師資承襲圖」是這樣的：

懷讓(六七七——七四四)，金州安康(今屬陝西人)。俗姓杜。天授二年(六九一年)於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即恒景)出家。宋「高僧傳」卷九、「景德傳燈錄」卷五、「五燈會元」卷三等都有他的「傳」。「傳法正宗記」卷七稱他「事大鑒歷十五載。尋往南巔，居般若精舍，四方學者歸之。」唐玄宗先天二年(七一三年)，他住南岳觀

音台，宣揚六祖頓門，開南岳一系，世稱「南岳懷讓」。

行思（？——七四〇），吉州廬陵人（今江西吉安縣），俗姓劉。「景德傳燈錄」卷五、「五燈會元」卷五等都有他的「傳」。宋「高僧傳」未單獨立傳，而是附在卷九「義福傳」的後面，簡單地作了敘述。他出家後曾到曹溪依止六祖，列爲上首，盡傳其禪法。「傳法正宗記」卷九說他「後居青原山（今江西吉安縣境）之靜居寺，最爲學者所歸。」從此便開青原一系，被稱爲「青原行思」。

關於禪宗的派別，被奉爲華嚴宗五祖宗密在他的「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一上裏，曾作過這樣的劃分：

「今集所述，殆且百家；宗義別者，猶將十室，謂：江西、荷澤、北秀、南沱、牛頭、石頭、保唐、宣釋及稠那、天台等。」他還指出這十家：

「立宗傳法，互相乖阻。有以空爲本；有以知爲源；有云寂默方真；有云行坐皆是；有云見今朝暮分別爲作，一切皆妄；有云分別爲作，一切皆真；有萬法悉存；有兼佛亦泯；有放任其

志；有拘束其心；有以經律爲所依；有以經律爲障道。非唯泛語，而乃確言。確弘其宗，確毀餘類。……」法無重法，重在契機。對立與統一，辯證地運用。宗密又把這十家歸納爲三宗：

一、「息妄修心宗」。南沱、北秀、保唐、宣釋等門下，都屬這一宗。

二、「泯絕無寄宗」。「泯絕」一切空有、凡聖等，使「心無所寄」。石頭、牛頭等都屬此宗。但荷澤、江西、天台等門下，「亦說此理，然非所宗」。

三、「真顯心性宗」。宗密沒有說明這一宗包括那幾家。他並提出與以上「三宗」相應，尚有「三教」，就是「密意依性說相教」、「密意破相顯性教」和「顯示真心卽性教」。在「圓覺經疏」卷三下中，他又把六祖以後的禪宗，大體分爲「七家」。即：

（一）北宗禪。是指神秀所傳的「北宗」一系。

（二）智儔禪。是指「南沱」一系。

（三）老安禪。指慧安一系。

（四）南岳禪。卽懷讓系。

（五）牛頭禪。指法融一系。

因果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

《壇經》這組話，倒要好好地解釋一下它的字義。如果用現代的詞義去理解，可能出現「離題萬丈」的解釋。

「有情」，這裡指眾生，所謂「眾生有情」也；「種」是因果的因，下種也。「果」，是指佛教裡常說的「果位」。「無情」這個「情」字，是指情識；「性」是指「自性」。

好了，弄清楚這幾個字義，我們便可以理解本段文字的意思。

它告訴我們一個因果問題。告訴我們如何獲得解脫。——以眾生之情取向，那就不會有不好的果報，那就會得到無生無死，無來無去，即是不生不滅。

(六)南山念佛禪。

(七)神會荷澤禪。這並不足為依據。真正成為禪宗派別的，實際上還是兩系、五家、七宗。兩系、五家就是南岳懷讓，經馬祖道一、百丈懷海轉分為黃檗希運、臨濟義玄，形成臨濟宗；為山靈祐、仰山慧寂一支形成為山宗。在青原行思、石頭希遷一支，經藥山惟儼、雲巖曇晟、洞山良價、曹山本寂而形成曹洞宗；另天皇道悟、龍潭崇信、德山宣鑒、雪峯義存又有兩分支：玄沙師備、羅漢桂琛、清涼文益形成法眼宗；雲門文偃傳為雲門宗。這五宗傳至南宋，僅留下臨濟與曹洞二宗。而臨濟傳至楚圓門下，又分為楊岐方會的楊岐派和黃龍慧南的黃龍派。合稱七宗。

各宗的禪風，大致介紹如下：

- 偽仰宗以師徒唱和為特點。仰山門下，又分西塔和南塔兩派，到宋代衰落。

- 臨濟宗的禪風痛快峻烈，以「棒喝」著稱。十二、十三世紀間，日僧榮西、辨圓等相繼傳入日本，今仍流行。

- 曹洞宗的禪風以回互細密著稱，南宋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年），由日僧道元傳入日本。

- 雲門宗的禪風鋒辯險絕著稱。在北宋與臨濟宗並盛，至南宋時已衰落不傳。

- 法眼宗的禪風兼有雲門、曹洞兩家之長，到宋代中葉衰微，其法系傳入高麗。

- 黃龍派的禪風以嚴厲痛快著稱。宋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年），日僧榮西到我國天台山萬年寺從虛庵懷敞受法，並傳入日本。

- 楊岐派的禪風師承臨濟。宋慶元五年（一一九九年），日僧俊芿到中國杭州徑山從元聰受法，後辨圓從無准師範嗣法，回國後為東福寺開山，楊岐派由此東傳。

六祖的南派禪宗，在唐代盛極一時，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宋元以後，禪宗僅賴臨濟兩宗維持門庭，各種「語錄」、「燈錄」流行，禪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甚至發展到呵佛罵祖，被一些玩世不恭的禪者貽誤。但禪宗的出現，不僅對於以後的中國佛教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對於以後的中國哲學思想的發展，同樣產生巨大的促進。如北宋的張載、王安石受禪宗的泛神論影響，最後形成他們的唯物主義哲學體系。程顥、程頤、陸九淵、朱熹等接受禪宗思想，形成宋明理學。清末譚嗣同則成為改良主義激進派。因此我們必須重視這一特有的佛教哲學思想，作更深入、更系統的研究探索，讓六祖的禪宗思想繼續發揚光大！

善與惡

《壇經》裡有不少話語，可以說都是一睇就明（摒除文字障）。你看以下這一組——

「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祇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

此組話即是告訴我們，如果你好好地行「十善」，則西方極樂世界就在眼前；相反，如果「十惡」呢？則想到西方這淨土世界便是遙遙無期了。

十善：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惡口、不兩舌、不妄語、不綺語、不貪、不瞋、不癡。

理解、領悟

《維摩詰經》裡說：「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

在俗世裡，我們聽到一個講法：「雖是同一道理，但各人的接受能力不同，因此也有不同程度的領受！」

《維摩詰經》裡這句話，其意思大抵也相同。不同者，祇是它不單一指一個層面。譬如菩薩是高僧或者我們「凡人」，那麼在聽了佛說的話——即使是同一句話，在理解上，領悟上便大不同了，但不要緊，——各取所需便是，何況我們還會不斷提高。



「打氣」

在過去一個月，如果你走在大商場，你會看到陸陸續續地出現「聖誕燈飾」，還有商場的布置，一派喜興洋洋的熱鬧氣氛。

今時今日香港，在全球性受瘟疫影響下，我們咬緊牙齦地度過三幾年的艱辛歲月。今天，就讓我們看着那些燈飾，好好地為我們的香港未來作出打氣！——也同時為自己的生活作出打氣，那是不必太多地去計較什麼宗教氣氛的，什麼宗教都好，導人向善是大前題。



示範單位？

你看着本圖，有沒有覺得它好像地產商賣樓的「示範單位」？

——不是呀，它原來是港島中環一個馬會投注站改裝後的新布置。作用是什麼呢？改變人們對賽馬的觀念嗎？如此優閒地參與投注（更上一層樓是售賣彩票的地方），這與某些投注站的人們踏在路邊「刨馬」，是大異其趣了！也好，這無疑也可以說是馬會投注站的示範單位吧。

太古的 信望香港

說起「太古」兩字，則不僅是香港人認識，相信在国际上它亦有响噹噹名堂。

這雖然是殖民地的發展，但百多年來，它在香港亦是緊緊地結合着社會及民生而發展開來。

今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在港島太古城商場的中心地帶那個展覽場地，舉辦了一個名為「信望香港，信望未來」的展覽，陳列記述太古在百年前於港島鰂魚涌一帶的拓展情況。內容詳細簡潔洗練，沒有多餘的話，實事求是地向市民大眾介紹太古早期的開墾。這是一次很好的集體回憶。

太古集團，是典型的一個「社區發展」。百年前，在這荒蕪之地籌建一個工業城，慢慢地發展開來，有長遠眼光，重視工人的生活，有一組組房屋宿舍（今天你仍見到的太康街、太祥街之類的街道名，便曉那是當年太古員工宿舍延續下來的，「太古小學」亦如是。

當年太古最少有三大事業：一是建造煉糖廠，那是一八八〇年創立的；當然今天我們



展覽主題



移山倒海建船塢
太古船塢於一九〇〇年動土，一九〇七年落成。

印象最深的是太古城住宅，這幾十年來，一直被稱為「香港藍籌屋邨」。它是園林屋邨，且環境清潔。如果你幾十年來一直生活在香港，則上世紀六十年代前，你當知道這裡是太古船塢。當年我亦經常站在電車路的這高處向下望，就是望這太古船塢，後來船塢式微了，此幅大地方便填起來建造太古城屋邨，亦即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樣子。

今天，我們發思古之幽情去懷念一下嗎？那麼，你在一些街名、地區名字便可以做到了。今天，仍有一條「船塢里」，就是當年太古船塢的入口處；太古坊有一條糖廠街，這地區便是當年煉糖的地方；基利路，基利是船塢經理；芬尼路，芬尼是總經理。今天還有一個响亮的地區名，那是康山花園住宅群，康山，便是當年煉糖廠的首任經理。

再說起來，有一個地區名與太古有密切關係的，那是「賽西湖」。今天，你從北角與鰂魚涌之間往山上行，在半山處你便看到那個「高尚住宅區」的賽西湖了。原來，百多年前這裡是賽西湖水塘，——一八九三年建造的，不僅為了太古工業城及社區群的食水供應，建好後翌年，剛遇上香港水荒，這座水塘便正好同時為港島其他地區服務了。它名之為「賽西湖」，可想到當年是環境優美！——今天這住宅群，同樣是一個清幽之地。

這次展覽，用「信望香港，信望未來」作



今天的太古小學面貌。



主題，我個人以為，這不是靠「吹」，這成效是有目共睹，是我們親身感受到的。

什麼叫做「實事求是、實至名歸」？這就是了。

落成後的太古船塢運作情況。

「合作畫」的合作

· 陳青楓 ·

由畫友何洵瑤及梁君度兩位發起一個「諸朋久友」雅集社。何謂「久友」？原來他們邀請了另外七男一女（共十人），都是屬於一九四六年出生的書畫之友，此年出生便是生肖屬「狗」矣，所以稱之為「久友」妙語相關也。

成立後第一次雅集便是來一幅名之為「十分春色」的合作畫。

畫幅·八尺，算得上是大畫了。筆者絕少參加類似的雅集，更沒有參與寫合作畫的，這一次可謂「破題兒第一遭」，很失禮，我遲遲不敢動筆，幾乎等到最後——待黃孝達兄連遠山水也畫上了，我才最後在一棵松樹枝幹下加幾筆所謂紫籐。軟手軟腳的，一點也不「籐」，這祇是一點兒補白就是了。

如此也總算叫做參與過「合作畫」。

這幅「十分春色」，看幾位畫友一落筆便曉得他們是「個中好手」——

李煥平的牡丹花寫得很好，不但花色嬌艷，那些枝葉的交搭，疏密有致，一看便曉得高手也！盧清遠那棵松，恰如其份地座落左方位置，不「搶」，在結構上有分有寸；梁錫源的桃花，以及何洵瑤的綉球花，做到配搭得宜，一看便可知道是寫合作畫裡的中堅分子，更難得的是「在適當的位置做適當的事情」。梁君度的水仙，中西畫技法融合，且與眾人融為一體，且起「醒神」、「醒目」作用。

鄧偉雄幾筆蘭花，很秀氣；何一明本是寫書法的，寫幾筆竹也具書法味道；洪德力這塊「巨石」，有「重量」。

黃孝達中遠距離「水」的烘托，把整幅畫的畫面結構「抓」實了，真不愧是大氣之大家。

——我，學習了。





(左起)何洵瑶、陳青楓、黃孝達、梁君度及梁錫源在研究合作畫。



強烈色彩

偷得浮生半日閒，到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看一個展覽——

白賴恩·陶布力繪畫：「昔與今」。

他是英格蘭人，一九六五年在香港定居，於是繪畫了一些香港風貌。今天回看，倒真有點「昔日與懷舊」的感覺。但這次展出類似的作品不多，主要的展出作品，還是他的抽象畫創作。

我看到兩個少女在作品前拍照，於是上前問上兩句：

「你們喜歡這些畫嗎？」

「喜歡！」兩人說。

「喜歡他一些什麼呢？」

其中一位回答：「他的畫看上去很美，色彩強烈，所以吸引。」

原來，她們喜歡「色彩強烈」。我曰：「我同意你的看法。我想加多一句：這些作品裝飾比較重。」

也許他們不是藝術系學生，「哦！」的一聲就是了。但強烈的色彩能一下子吸引觀眾，這是我今次看這展覽的一個「收穫」。



拆解這「舞」字

我以行草書體寫了一個「舞」字，小外孫女看了很喜歡。她說：「我好喜歡這個絲帶字！」她，五歲，當然不識什麼叫行書、草書，她看到這書寫的形態像「絲帶」，於是便說「絲帶字」了。小孩子的天真無邪，我們成年人真的想不到。

好，跳舞的這個「舞」字，用行草寫真像在撥弄着一條絲帶。

忽然想起：這「舞」字又怎樣來的？它在音義上既與「無」字差不多，而寫起來又有點近似，兩者有關係嗎？

——一了解起來，發覺果然有關，而且關係還很大。原來這個「舞」字的寫法就是「無」，音同義也同的，後來才分起工來，「無」字下方的「四點水」，原是象徵一雙腳。不過後來為了更突出，更具形相，於是改寫為「舛」，表示一高一低的兩隻腳的動作。這就更具動感了，更有「舞」字的感覺。你說我們方塊字的形造不是很有意思嗎！

說開這個「舞」、「無」關係，又不妨多說兩句。今天，我們寫簡化字，「無」字是寫成這樣的——「无」，怎麼回事？原來，這「无」字古已有之，它就是「無」字的異體字，可以這樣寫的，今天的一些簡化字，原來也有這樣古舊傳統。

「巫」

從讀音上探索，我們找出「舞」與「無」是有先後同一字的關係，那麼，再讓我們繼續從字音上尋覓開去——

這個「巫」字也有差不多的字音，它們又有關係嗎？

——有呀，真的有呀！

原來，巫術、巫師這個巫字，它的結構是中間兩個「人」字，就好像用手抓住兩個人在舞動。對，舞動，古代的巫師在拜祭儀式上，都是拿着東西(是人也好，動物也好)在旋轉舞動的，這就是「巫」。

——很形象，很意念的一個字了。